

# 再现资本市场苦辣酸甜与人性变迁

## ——财经小说《资本迷局》读后

◎ 千千文



喜获一本新书，财经小说《资本迷局》。作者的人生故事很精彩。其1970年生于安徽霍邱，毕业于六安师专中文系，后考入复旦大学，取得法学硕士、经济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学位。出版过学术专著《做一只跳出温水的青蛙——知识经营战略研究》《经济学的社会责任》，并参编多部高校教材与学术著作。从穷乡僻壤出发，做过清贫的中学老师，终成为国际大都市一流投资公司的专业投资人，管理者。

他叫王国进。没想到，他的长篇财经小说《资本迷局》更精彩。这部具有中国证券史意义的小说集知识性、趣味性、操作性于一体，45万字，我花两天时间，几乎一口气读完。

书中有成长励志的故事。小说主人公花巧凤出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安徽农村，母亲从四川辗转到安徽讨饭，被哥哥卖给当地穷困的农民也就是花巧凤的爷爷做儿媳。花巧凤是家中长女，家里一贫如洗，债台高筑。花巧凤从小努力读书，渴望跳出农门。读完小学，父亲却不让她继续上学。她哭着

坚持，暑假里千方百计打工挣学费。初中毕业考入普通高中，不甘心，复读考进省城的旅游中专。命运多舛，毕业后，她留校，停薪留职，南下到南粤。她做过导游，大胆入市炒股挣了钱，入职证券公司成为大户室报单员，本金从几千元积累到身家过亿。在拼搏过程中，她坚持学习，考上金融专业研究生，拿到硕士和博士学位。开餐馆，做金融，回老家投资农业，资助教育。她的人生低开高走，精彩连连。

书中有骄傲使人失败的故事。来自东北的杨太阳不甘心在老家做服装店小生意，来到南粤后发现股市商机，大胆开干，用一万本金几年之内赚到200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200万几乎是天文数字。但是骄傲自负最终把他变得一文不名，狼狈地离开了大居室。

书中有疯狂致人灭亡的故事。李晓芳精明能干，做导游挣了不少钱，又和花巧凤一起做股票。她结识了南洋富翁，后者给了她奢华的生活，却给不了她想要的爱和家庭。对奢华生活的依赖让她更加渴望金钱，铤而走险，加杠杆，暴力威胁花巧凤操纵股价，最终破产、殒命。

书中有在股市中东山再起的故事。钟逸勤通过股票和期货挣得几十万，一波熊市却清零。萎靡不振之时，幸得花巧凤、周易等朋

友的帮助，慢慢东山再起。

书中有初中都没读过的农民花文东人生起伏的故事。他被工头骗过，在服装店混不下去，收垃圾赚钱，贩卖过水果，炒过股票，做过贸易，穷过哭过富过爽过，坚强过崩溃过，最后成为物流公司小老板。

书中还有花巧凤的爷爷奶奶、父母弟妹、同事领导、客户同学等人的故事。内容非常丰富，时间跨度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2018年，地区跨度从农村到大都市，展现了波澜壮阔的中国农村和城市几十年的变迁，特别是股市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

合上书，不由感叹我们生活在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个时代，相当于股市里的牛市，只要踏实勤奋，戒掉贪嗔痴，人人都会收获喜悦和成长。

正如上海开放大学副校长王伯军教授所评，《资本迷局》故事好看。其一，融资本市场、农村故事和各类情感故事于一体。其二，内涵深刻，突出“三不要”：不要傲，不要贪，不要邪。其三，积极向上，引导人“三要”：安守本分，不断学习，养护心灵。

为人之道代代相传，可为什么还是有人无法戒贪戒嗔戒痴呢？就像本书结尾所说：“……练好内功，必有奇迹！”《资本迷局》，值得细品。

# 为无名者立传

◎ 唐宁

本人撰写的《归去来兮——一部亲历者的三线建设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书中记录了一批上海迁往贵阳三线企业的职工，在50年间经历的风风雨雨。书中人物全部使用真实姓名，故事由当事人向笔者口述，部分引自他们的书信和笔记。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到七十年代末，在国家三线建设战略部署中，数百万东部沿海城市职工携家带口，迁往西部山区和内陆腹地。仅上海一城，几年之内就有304个项目、411家工厂、2.6万台设备、9.2万名职工迁往大三线地区。《归去来兮》所记录的由上海光学仪器厂拆分援建的贵阳新添光学仪器厂，只是其中一家。说起来，选择这家三线建设企业做深入采访，有一个漫长和偶然的缘起。

我在新民晚报当记者期间，素昧平生的新光子弟学校的陆际衡老师曾陪同老同事来找我反映户口回迁的遭遇，退休教师声泪俱下，像一个无辜的孩子。接待读者是记者生涯中常有的事情，但这一天却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烙印。2005年，我第一次接触大三线建设者，了解他们的人生经历。

第二年春天，我跟随“娘家人”老职工来到贵阳新光厂，一处四周见山的地方。很多人携家带口在这里工作几十年，不少人就此扎根。“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新民晚报以连载形式刊出了我的报道。随后，本书人物之一——潜望镜总师马燮华的儿子马晓理，给我打电话，想联系他父亲在贵阳工作时的老同事。另一位书中人物张淑珍是随迁家属，原单位同事根据晚报上的线索找到了她。十年后，几位受访者拿出保存完好的新民晚报，虽然报道中没有提到他们，熟悉的工友和工厂的名字，也让他们感到温暖。此后我又听到不少曲折的人生故事，渐渐萌生了为他们写一本书的想法。

2015年我开始专题采访时，很多大三线企业已经成了工业遗址。第一代建设者都已退休，他们中有新中国培养的大中专生、痴迷于科技的技术人员、身怀绝技的工匠，大部分人月退休金在2000元左右，低于上海同期水平，当年的时代精英，成了需要帮困救助的弱者？然而在讲述热血青春时，他们依然神采飞扬。从资料准备到整理成稿，那些人物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桓。

我无意，也没有能力去书写新光厂的历史。《归去来兮——一部亲历者的三线建设史》写了上百位新光人的亲身经历，而这家中等规模的三线企业，在鼎盛时期有过4000多名职工和上万名家属，我只采访了其中一小部分，书中呈现的也仅为部分受访者的人生片段。生活和历史远比我想到、听到、并能够呈现的更为复杂多样。但我以为，书中人物的经历也会发生在其他新光子、乃至所有三线建设者身上，他们都对祖国有过无私的奉献，在改革开放转型路上，步履同样的蹒跚与艰难。这也是写本书的初衷，三线建设在很长时间里都是秘而不宣的历史，我希望更多人了解这个特殊的群体，祈望他们得到温良的对待。

随着三线建设文档的解密，研究逐渐深入，参与者的增加，题材和样式也渐渐丰富起来。对我个人而言，取一个点记录普通人的生命故事，来为50年的历史存档，是一次具有挑战的写作。从2015年开始到2019年初，我做了99次、涉及275位新光人的采访。采写与审核修正工作量之大，远远超出事前的预估。

在采写过程中，我父亲罹患重病，最后三个月我每日去病房照料，他总是催促我回家、回家，他知道我在写这本书。在我唯一陪伴通宵的那个凌晨，他闭上眼睛不再睁开，嘴角浮现一丝笑意，留下深厚的仁慈与护佑。这期间与我父亲同龄的多位受访者也先后离世，还有人丧失了记忆。随着一代人的年迈体弱和离去，那些故事也将随风而逝。光阴似箭，生命无常。所以当我也得了一场大病后，等不及复元，又开始了码字。

回望来路，深深感谢所有的受访者、资料提供者、出版人和编辑，感谢他们给予的信任和帮助。谨以此书献给为新中国作出无私奉献的三线建设者。

(本文为《归去来兮》采写后记)

# 草木葳蕤自生光

## ——读《温文尔雅(增订本)》

◎ 纳兰朗月

我幼时喜欢翻字典，于懵懂间受优美文字感召，总是胡乱想象茭荷、棠棣、蒹葭究竟有多美妙，才会被人写在诗歌里念念不忘。尽管想象与事实时常相去万余里，仍乐此不疲。

后来读《红楼梦》，尚未厘清人物关系，先喜欢上繁复靡丽的名物，“双衡比目玫瑰佩”和“酸笋鸡皮汤”比人情往来更能吸引孩童的目光。宝玉奉陪贾政游园大观园，滔滔不绝“这众草中也有藤萝薛荔，那香的是杜若蘅芜，那一种大约是菖兰，这一种大约是金葛……”依旧半懂不懂，却读得满口生香，大呼有趣。

从《西京杂记》到《东京梦华录》，从《夜航船》到《闲情偶寄》，举凡罗列、解释异物神品、花鸟鱼虫的书，在我眼里大抵都是有趣的。但我从不会将《尔雅》作为消遣——十三经之一，听起来就艰涩难懂。

《尔雅》成书太早，前人的日常于我们已变得遥远，以至于从汉代开始，人们就要用当代语言去注释这本辞书。后世训诂学、音韵学方面的书籍，往往遵循它的体例，产生“群雅”。

沐斋先生以《尔雅》为线索，串连起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草木虫鱼花鸟，将它们与古书中的鹿、移、蜥、螽斯相联系，也遵循了雅学的传统，旁征博引，逸气纵横，是独属文人的趣味。

以覆盆子为例，我难免对着《百草园与三味书屋》流过口水，遐想那珊瑚珠子攒成的小球究竟是何等美味，但直到读大学，才将这个名称与我漫山遍野寻找的野果联系起来——原来它们是同一种东西！陌生的名词突然与熟悉的生活合二为一，真是种种震动。也许沐斋先生也曾为“葳蕤”就是他所熟悉的覆盆子而讶然，继而古今文人于这小东西上共同露出心照不宣的微笑，是为超越时空的默契。

寻找书里的百草园，是童年的共鸣；舌底生津，是最寻常不过的生活气息；由苏轼《覆盆子帖》，顺手八卦一下河东狮吼的陈季常先生，这是文人间的促狭玩笑；上溯到《尔雅》中的“葳”和祭祀所用玉圭，则合以辞书



溯源追流的严肃本质。

历代文献卷帙浩繁，将烟海里沉浮的只字片语打捞起来，编缀成文，已是一番浩大工程。若因为这等烦难，将文字写得正儿八经、高高在上，似乎也可以理解。而“趣味”二字，实在是一种难描难画又令人喜出望外的精神享受。谙熟文献，才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则有《温文尔雅》——草木虫鱼，怎能离开土壤水泽？有生命力的文字，怎能离开烟火气的生活？

这种生命力并不显得多热烈，在这本书里，看不到激烈的情绪，但不乏随手拈来的幽默。它也不会显得枯燥平淡，处处都有小小惊喜，宛如行走在山阴道上，移步换景，目不暇接，兴致来时驻马，于夕阳影里挥毫，畅意、满足而闲适。

草木鸟兽约莫也有脾气，《温文尔雅》选取的物种多偏柔和，在光影和水中央细细密密地生长，脾气好得让作者恨不能以它们佐茶——不能佐酒，酒的暴烈该配梔子花——也让读者生不出半点焦躁和戾气，难得一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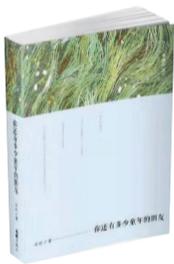
若说单凭文字还不够有趣，本书还配以相应图画。所有插画里，我最喜欢的是一幅《东坡覆盆子图》，案上覆盆子红艳欲滴，诱人自不必说，伏案写信的苏轼，身形面貌所透露的，并非命途多舛、一贬再贬的苏东坡，而是在黄州煮猪肉、在岭南吃荔枝，在《三言二拍》里与苏小妹互嘲，在文人笔记中与佛印打机锋的苏东坡，恰合本书主旨。

读《温文尔雅》，我摸到最多的是“心平气和”和“有趣”两个词，作者的形象大约在书斋中，在花园里，在田野上。翻开书恰如走进一间书房，有茶香有花草香，阳光被葳蕤草木过滤得带了淡绿，像是洗得发白柔软的旧时光。你只想慵懒地倚在藤椅上，翻检着《诗经》中的朝露和群雅里掉出的吉光片羽，不疾不徐地开苏东坡的玩笑。你走进窗外的花园里，看草木拔节、看鱼虫振翅，它们自带生命的光泽，你不搅扰它们，但你和它们又是一体。清风徐来，风动、水动、叶动、心动。

于是，你就在尘嚣里找到一片安谧，暂且栖身，不知今夕何夕。

## 新书速递

### 《你还有多少童年的朋友》



《你还有多少童年的朋友》是安凉的短篇中篇小说合集。作者从生活出发，将所见所闻所感提炼成一个个特征鲜明的故事。

本书为第三人称写作，赋予作者冷静与疏离的笔触：童年的回忆与今时今日物是人非的感叹，职场人际关系的微妙与平衡，爱情的懵懂与戏谑，亲情的温润与不舍……作者笔触间流淌出的人物与故事带着浓浓的烟火气，他不疾不徐地写着“他”的故事，实为我们共同经历。

### 《大茂那》



大茂那不是小孩，也不是大人，他永远徘徊在童年与成年之间的青春领地中……

奥古斯丹·茂那是个特立独行的男孩。他比一般同学来得高大，天生有领袖气质，常有出其不意的想法并热爱冒险。某一天，他驾着马车想到车站接客人，却因迷路而误入一座庄园，受邀参加了一场狂欢婚礼，邂逅他梦寐以求的恋人，两人有了约定。待他回到学校后，却如何也找不到回庄园的路。茂那难以忘怀这趟奇幻之旅，遇到有关失落庄园及恋人的消息绝不放弃，甚至离开学校追踪至巴黎。执着的追逐换来情感和意志的考验，不晓得何时幸福才会到来……

这是一个可以和《小王子》媲美的纯真故事，一段让萨特、马尔克斯、凯鲁亚克、莫迪亚诺魂牵梦萦的爱与追寻之旅。

作者阿兰·傅赫涅(Alain-Fournier, 1886-1914)是法国天才作家。他出身乡村教师家庭，两次报考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失败后，入伍当了文书，退伍后在巴黎报刊上发表文学评论。1913年，他创作的小说《大茂那》连载受到好评，获龚古尔奖提名。1914年，他从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遭遇德军伏击身亡。

《大茂那》是阿兰·傅赫涅唯一的长篇小说，以奇诡的情节、田园诗般的抒情格调 and 深沉的悲悯情怀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